寒岡先生年譜 下

寒岡先生年譜卷之二

附錄

神道碑銘 并序　　申欽

宣祖大王卽位之元年　體遠就賢思致鴻豫尼碩之化時則有寒岡鄭先生出膺聘　命中外傾嚮蓋不啻景星慶雲之瑞世也顧先生不常仕多在丘園未能究其用而遠廢朝初戕夷滅同氣謀廢　慈殿姦臣李爾瞻鄭造等縱臾之塞一世淪於禽獸之域先生進封事先後相繼言雖未售而天彝人紀之已絶而復續者實賴焉未幾而先生卒越四年癸亥惟我　主上殿下應天順

入撥亂世而反之正首揭曠典 命禮官致祀太師議
贈太常議謚 贈吏曹判書謚文穆公崇儒重道之義
長第俱擢而先生之邃學敦行見於言爲發於事業者
於是乎大彰明較著矣先生之門人李學士潤雨氏持
旅軒張公狀徵欽以神道之文欽讀而曰是惇史也是
足以俟高狀明矣不佞如欽雖未獲窺於函丈之列而景
仰執躅非一日之積也則又安敢以短於餘墨辭而不
爲之闡揚乎謹按先生諱逑字道可寒岡其號也鄭氏
自出清州爲大姓其上世有諱顗事高麗者勳烈贈上
將軍其後有曰童・敎公諱琚有文行孰守寔生諱慣重

大匡淸河君寔生諱誧左諫議大夫贈淸河府院君號靈谷有節行文學寔生諱樞重大匡淸原君贈左政丞謚文簡公號圓齋疏斥辛旽坐貶旽誅召還事在麗史寔生諱摠入本朝策開國勳封西原君謚文愍公號復齋於先生爲六代祖章敬以下至公皆有集行世高祖曰沃卿司憲府執義曾祖曰徹曾鐵山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曰應祥司憲府監察 贈承政院左承旨承旨公學於寒暄金先生金先生愛其志行歸以女承旨公遵寒暄型範克趨庭訓考曰思中 贈吏曹判書妣曰李氏 贈貞夫人星州望閥山花李先生堅幹之外裔考曰煥

昌民追思立生祠冬拜宗親府典簿儀賓都事 計緩
署令皆辭壬午拜軍資監判官移疾而去癸未拜江原
忠清兩道都事工刑戶三曹正郎皆辭甲申 宣祖特
授同福縣監及陛辭 賜對諮以治道先生敷對條暢
明剴 宣祖酬酢如響敎諭遣之之官設施如昌山時
乙酉 宣祖萃儒臣勘校經傳名曰校正廳先生與焉
拜工曹正郎掌樂院僉正復拜工曹先生一毋上章請辭
職歸家校正上之政院詰留秋竟辭歸冬拜軍資僉正
古阜郡守丙戌春拜慶尚道都事皆辭秋拜咸安郡守
立教化以綱紀之脩故断文朴漢柱祠以視效法元有

水旱必躬禱靡不驗應戊子謝病歸辛卯拜通川郡守
壬辰倭寇犯京師 大駕西狩先生倡義討賊傳檄列
郡名集精銳堵截賊路關北土兵附賊𤄃亂 宣祖母
兄河陵君阸於窮山中縊死先生聞而痛之設機捕賊
尋河陵兇手自斃之聞于行在所 宣祖傷感不已命
陞通政進拜江陵府使造器械廣屯田嚴訓鍊賑飢之
雖丁搶攘衆務畢擧甲午入爲同副承旨乙未陞右副
左副辞遞拜上護軍俄轉判決事右承旨丙申拜江原
道觀察使築鴒原山城爲關東保障冬遞拜副護軍刑
曹參議丁酉歷右副承旨護軍判決事除成川府使時

大駕還朝諸宮王子侍衛諸臣尚在府先生禮接上
下勸遵規繩戊戌 命躋嘉善庚子以論拜護軍夏
懿仁王后薨先生奔赴除副摠管上疏論山陵事拜刑
曹叅判觀象監提調辛丑遞拜司正寧越郡守未赴留
爲校正廳官壬寅拜忠州牧使又被召於校正拜護軍
癸卯拜洪州牧使甲辰拜工曹叅判乙巳拜海州牧使
丙午拜光州牧使俄不赴丁未春拜安東府使引國典
六十五歲不得爲守令之法辭之 宣祖不許至府有
一寺奴托權相家横恣先生鞫治不撓冬遞戊申春
宣祖昇遐光海踐阼開先生名特拜大司憲兼世子輔

養官 宣祖寢疾經年姦孽釀亂倡僞飛籍鄭仁弘封
疏繼入以臨海君爲注 大行在殯逮捕株連三司請
置臨海于法先生連章救之縷縷數百言畧曰 先王
末命耿耿在耳殿下同氣之中與之同胎者秖有臨海
先嬪早世兄弟二人零丁同長殿下 至懷有所不忍獄
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寧有
一不經之失而臨海蒙不死之貸則文帝之尺布斗粟無
復議於今日矣乞免者四乃遞禮部以國喪儀節未閑
先生以朱子定論答之夏拜刑曹參判時人目先生爲
護逆累辭乞罷癸丑夏朴應犀承姦臣風旨上變起

大獄辭連永昌大君上誣 慈殿先生封疏極陳周景
王將佞夫事據春秋三傳證之以救大君又曰父子大
恩與天無極母子至情所當自盡深恩古聖賢烝烝之
義謂天下無不是底而無變於前日之所以事之者焉
何必異宮別處有若不能無間者哉言甚切直疏將上
先生之子樟在都下恐先生獲罪止之先生聞之更為
封事並進前疏曁丁巳冬朝廷廢 慈殿之議已成先
生復草疏會聞光海有鄭逑首倡全恩掠取美名之言
不果進庚申正月寢疾終于泗上之持敬齋享年七十
八其前歲伽倻山崩卒之朝泗上木稼人謂之徵四月

己酉葬于星之南蒼坪山艮坐之原先塋之東也會葬
者四百六十餘人癸亥州之士子請於觀察使聞于朝
從祀川谷書院川谷乃退陶先生所定享程朱而先
生修白鹿洞規與諸生講論處也先生配曰李氏訓鍊
奉事楫之女溫惠淑愼克內相先先生卒生一男二女
男曰樟全羅都事女長姜纘弘文校理次盧勝奉事次
洪爕府使都事娶都事曹光益女生三男一女男長惟
熙性孝服先生喪過哀致夭次惟熟惟壽女適盧增善
有一男曰有徵生員盧有一男曰亨遇洪有一女未行
先生生質之美固自秀異而早登退陶之門聞淵源之

學且諸於南冥大谷間淬礪其志氣知俗學之汩人才
性未嘗安於小成必欲造極乎高明廣大之域尊信小
學心經近思錄書上泝鄒魯旁通濂洛關閩精思實
踐養深積厚動靜言爲皆可宗師晨興盥櫛先拜家廟
退處書室几案必正語默有節起居有度雖居幽闇不
見惰容閨庭內外穆穆斬斬其事毋夫人先意承志致
養無方友愛出天伯氏早歿仲氏出繼先生權攝宗事
虔誠不怠奉養寡嫂嫁遣二女撫愛姪甥無間己出與
人交際愈久愈敬嘉事幽問禮無不至自奉甚薄衣取
蔽體食取充腹人所不堪處之裕如立身位置惟義與

此嘗曰人臣事君猶子事父凡有所懷不可徒尚直截
惟當開悟上心使國賴其慶民蒙其澤其在銀臺入侍
經筵 宣祖方講易傳問于公曰程傳本義何先先生
對曰易之爲道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機
不失乎時中而已若徒以占候爲事則末矣當以程傳
爲先又問朱晦庵遇遯焚稿曰此跡若入宋其庶幾而
及遇遯卦占筮之道不可謂天下之至神而朱子之必
決於此何也先生對曰若使宋寧宗一見封事便黜侂
胄則其筮必不遇遯此占筮之所以至神也當宰州縣
及按方岳經理區畫皆有經據謹守三尺綱條精密在

先生固餘事也見世教壞夷以爲天叙天秩在乎威儀禮義之中古人制行方冊俱存可考而知矣然何以有所立而持循哉遂稽經傳參以時宜吉凶器服若籩豆壘爵方牀輁軸深衣襴衫衰麻冠經莫不依古制用之遠近從化朝野取則與鄉人爲講契約法會儀悉倣呂氏鄉約月朔講習願學之徒執經請業溢於門巷鄉士大夫老師宿儒講學論禮者又牘相屬而先生剖析精切決閡通徹無不會然而去鄭仁弘初與先生同遊學先生惡其偏執已見曰得志必誤國其矣也誣訾先賢譏危 國母先生絶之乃後仁弘以與爾瞻同惡坐法

誅時人方服先生之見當其盛年抱負甚大宇宙間事無不以爲己責如啓蒙象數洪範九疇天文地志兵機律曆叅同悟眞岐黃諸藝俱曉源委逮乎末年專意講述爲文章一宗晦菴平正醇實不事浮華藻麗爲工也雅好山水遇會心處有風雩詠歸之興頭流楓岳異境名區窮搜極探以資養性卜築於檜淵蒔梅竹號百梅園遊覽武屹山中樂其泉石若將終焉又卜於蒼龍谷泗陽壽地門徒之倡從先生者爲構精舍以迎之有康節行窩之風嗚呼四賢出而正學明矣其折衷而集成之者惟退陶李先生爲然先生見而知之得其單傳以朱

夫子爲模範以李先生爲指南蘊蓄旣宏克養又深庶
幾乎成己成物挽回世道而庶職州縣曷得以大施哉
戊申以後晦蹇已極先生之免於辜幸矣先生之前後
疏章扶植綱常千百載之下逈國於無疆若先生者
其亦關世運之盛衰者非耶黃道重明白日宣朗人皆
知先生之道爲可以矜式焉亦可謂天定也夫世之所
謂儒者高者偏於一節下者論於卑近其克用力於全
體大用能有備道之功者先生而已先生所述有聖賢
風範中和集說心經發揮濂洛羹墻錄五先生禮說古
今忠謨歷代紀年臥龍志谷山洞庵志樂天閒適樂子

詩分類古今人物志古今名臣錄古文會粹五服沿革
圖深衣制度景賢續錄儒先續錄藏于家銘曰
惟帝降衷民受其中性無不善聖凡攸同蔡彼夸毗
欲混利詬曰惟先生挺生南服學傳家世道承淵源
明我明德肥遯山樊旌帛孚招異數便蕃延登前席
詩論天人制錦百里化洽陽春忠節入臺秋肅霜後
卷而懷之深潛理窟以禮爲教天叙天秩大帶深衣
回琴點瑟浮雲萬變其樂囂囂晩際時危盡言危朝
巖立千仞卓哉嶢嶢扶持人紀 日星寘逵不移山嶽
吾道其孤 聖朝易觀節惠崇終文不墜地孰躡高

踈有來式之若堂之封

教書 宣廟朝

王若曰殿方隅以扞王室任既重於藩宣統列邑而撫黎元責莫大於字牧在治平其猶難慎遇艱危寧忽簡求念茲江原一方僻在青丘東面內作畿輔之襟帶外控嶺南之咽喉地瘠民貧自昔撫摩之不易財殫覃耗于今廉濟之實難東西北六州創於兵火而荒殘有幾首尾數百里藉以飢疫而遺黎罕存烟火絕於千村榛莽遍於四境況加以不得已之徵發而重有無所聊之怨洛錙銖舉出於民膏繹騷莫間於他路瘡痍有甚於累

矧弊瘼孰去乎如毛挺刃均爲殺人乎懷如劇於民賊
藩翰要以衛國廟筭尤急於闡憂必用眞儒斯無敵矣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惟卿學本於明道正義志存乎後
樂先憂任銅符字牧之有年文著惟良之開掌銀臺喉口
舌著二載咸稱克允之才予簡曾之於銓屏僉擧之爲
於諮詢忠義既備夫豈擇事而安遷揚未寧則或以外
爲重藩稜御以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
使中以冊命畀之閫寄是專宜先務德義之廣布咨
咨爰度勿歎王事之獨賢周九采之爲職匪輕謹三餘
之間事宜審兵務精不敎則棄所貴操鍊之日勤食乃

之斯爲民天惟當積儲之毋緩察事明而發令慎臨下簡而律己嚴語顚連無告之氓豈施呴濡之澤去貪墨肆虐之吏永戢誅求之風保民斯爲急焉寧邦豈在他也自餘臨機相時之籌畫只在好謀善慮之如何宣通詖羅大辟禀予可裁凡係於軍律者任卿自斷於戮棟賢分憂旰食方勤於東顧承流宣化昔棠宜繼於南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論書 光海朝

聞卿解職之日拂袖南歸其介有若不俟終日者予甚訝然如失左右卿自少志學踐履甚篤白首林下克養涵

素昔在 先朝久居近密贊襄弘多予固聞之夙矣乃於嗣服之初擢長憲府蓋欲展布所蘊共濟艱難而卿以疾告辭章累上而不知休予念卿年高多病若一切牢拒則恐乖於優賢之道玆許姑解職務以便調攝柯不料卿遽棄予而去也君臣之間情意藹然予之體卿者若是其切而何卿之不體予意若是其恝耶靜言思之只增愧恧矧今予一人不弔于天煢煢在疚未堪家多難世子亦年尚幼冲輔養日急方將置卿於經幄書筵委以啓沃輔道之任此心耿耿不啻飢渴而卿之去適當此時無乃以予爲不足與輔而有是勇退之計耶

予一人雖不足與輔獨不念世子輔養之重耶 先王
在天之靈其有望於卿者亦不少卿可忍負之耶 梓
宮在殯上下遑遑卿不可以一向引退爲義顧卿追思
我 先王無弃予一人幡然復路乘馹上來以副予翹
企之望

又

聞卿不來良用缺然昔疾今愈無所嫌於出而故古人行
之不暇况來會 先王之葬仍輔寡昧之政乎卿其調
理乘馹上來以副予望

附録

祭文

遣禮官致祭文 光海朝

維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八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李惟一諭祭于故參判鄭逑之靈惟

靈英才間世孝友出倫弱冠志學遠慕古人尋師求道

不惑他岐精思力踐惟日孜孜謝絶紛華不屑科業上

蔡功近與叔敦篤確然有立不可撓奪 昔在宣廟詔

隱逸首膺 召命始離巖穴暫試劇縣歷典州邑並著

藩垣入司喉舌淸白自守一心徇國有無不可所至有
聲走卒兒童孰不知名遽予初服擢爲憲長氣韻言言
冀尊教養遺家不造憂畏孔棘卿時上章被露肝膈旋
歸故山講學不輟戀闕丹忱雖老寧弛歲在昭陽又進
封事開曉義理辭意寃特儒者氣像此焉可見細叙亘
園水秀山明閒中靜養謂享遐齡那知一夕遽失老成
曉開凶耗若當己封追惟往事悲緒纏綿齎區區賻儀詎
展誠衷茲遣禮官陳此泂酌不昧者存庶幾來格 弘文館校理李光潮行

遣禮官致祭文 仁祖朝

維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六月庚申朔六日乙丑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金漽 諭祭于卒 贈吏曹判書鄭

逑之靈惟靈屹然一世之望既作醇儒寵以二品之官

仍釐丹扃降茲休命冀乎有知原夫小徵降精清洛鍾

淑心潛道腹超然無慕乎外脚踏實地卓爾有立乎中

規模繩直而準平際會機鳴而籟應凡厥聲猷之發無

非學問所推爲戊申癸丑之年有國家人倫之變而釗全

恩之詠直氣嚴朗後一人平生辨奸之明先見老泉莫

逆羨純是夷夏之世截然砥柱之功大音難諧同古磬

之沉泗清標誰挹有百梅之薗園世道否泰之相乘以一

爭而自任節文詳略之有異輯衆說而折衷言念斯文之衰式至今日而吾道之將廢未盡用其才今也即亡不同時有數典刑邈矣懷想愁如嗚呼紹往開後旣有衛道之功致祭加階宜示崇儒之典 弘文館校理李菱衍

士林祭文

張顯光

嗚呼哀哉生乎季世而有如先生安可常得其儔迺發諸夏賢哲之古人亦不多讓其覆道之真言夫道之在宇宙間其理則一地焉有內外時焉有古今理自是無內外無古今如一局如一日故不待文王而興者何嘗地與時之有必雖其造詣成就之業或不能皆至且備

盖亦同爲蒙傑中之甲乙惟先生早自有見於此理謂聖賢可推而遵道知眞儒事業在博學與篤行所從事而孜孜者義理之窮識履之實生趨失正多由於應擧遂捐擧業而志益專壹向惟氣質之秀異豈亦無自其學術東賢正學至寒暄而篤實先生爲其外裔即餘訓之有薰承正論於頭流所以對立者如桂得薰聞的旨於陶山所以契悟者如入蘭室歸而更求諸六經四子相傳之心法已定之繩墨無非可以自會自律孝悌果爲爲仁之本推之爲百行者誠若根深之木自有枝葉之茂容充養既積磨礱既深坦夷樂易之辭氣諳詣孚

其盈溢人猶畏溫中之厲不猛之威雖被親愛而不敢狎暱千載絶學至程朱而復明篤信其說擬神明之可質苑留入於禮學三千三百本末之俱悉我東儒先雖未嘗不講於禮槩不過乎據晦庵家禮而略有循襲而先生博考于經傳子集又必參商註疏而拈出五禮之錯綜乎家鄉邦國者固如綱擧而目張無不燦然其天秩通來士子之得知夫冠昏喪祭之不可無儀章度數持文相講臨事相質者莫非先生之唱酬倘徉林泉逍遥觴詠每在於風花雪月之辰實無求養德之地雅趣之適而有以宣暢其堙窒召集朋徒考校書籍不輟於

疾病沉呻之際亦所以薰陶於範圍之中被之開發其心思防閑其流洪眞西山心經一部實爲此學防川之柱指南之車而欠其補註之未盡則遂爲之收取先儒之片言隻句有以發揮乎三十七章之義者無所漏逸丑先生論禮之說得以推明羽翼乎聖人制作之本義者患其散漫於各書則於是乎類輯篇排會聚於一袟之中而節文儀則森列畢備是豈尋常之著述此正先生之眞事業雖不得展布於斯世何歎夫此得彼失至於歷典八邑之小績爵至二品之浮榮自是先生之餘事外至何足爲輕重有無於大業之始卒若夫堂君元

寄隨事盡誠之志確確乎有所不畏於斧鑕惟其沉憂
危容無特不厚之德悃悃乎常情之所不及恤顧惟愚
庸早承贄托之義視實並於子姪疾患顛蹶緣不得執
經敎函丈涵濡滋益之恩何可量以斗斛斤鎰嗚呼哀
哉每於餘暇之時語必及於不知巖齋之靜謐而曰吾待
得此病少安時節猶乎方春流微漾或秋波澄瀉即不
煩外客携此間冠童六七發片舟於琴灘泝洛江而引
繂止繫於不知巖畔坐歷堂而鳴熙琴終必曰此懷之
其果得以遂之耶或示丁寧於札筆今焉已矣求爲寤
窮之一恨誰從造物者而致詰追卽遠之靈辰奠爵請

與篋餘稾昭明之意歆情莫盡而言畢嗚呼哀哉

又　　鄭經世

天鍾淑氣英粹醇溫篤學好古有本有文爰初弱齡志在遠大內敎所好寧慕乎外　國重科選士榮釋褐蔫馬雷奔兩脚山蹊林門求志致禮治躬蹈繩鳴玉右徵左宮　穆穆先王寤寐英賢遙遙九皐鶴唳聞天束帛戔戔席珍有價匪我求人人實求我歷職中外令聞四暢遂有所施人不失望　兩朝恩遇一片忠赤責難陳善老臣心切有告於　前勤引堯舜莫如我敬其忠進進道與時乖心焉有憂奉身而退如潦則休婆娑初服爰

得我直日長山林圖書滿壁優游卒歲貧不改樂宗英偶學謂必勿棄天何不憖德星遽淪儒林厄會正月甲申遠近同悲憑陋則倫超隅覩德非角之年丈席雖阻嵩山實仰禮契有問丁寧指掌皇羲奈王署公在錄亭地禁識親時獲叨陪　經帷一回同備　顧問　王音琅然疑承答遝公時數對理明鏗死　宸衷默喩倚庸心歟由今繹思愈見親切緬想風采豈可再得爲善牟伏斂跡窮山方進咨懲遂斷往還相望數舍夫豈遠而出門畏人我生孔悲病不省問殁不奔赴攀轝酹觴亦借入手此懷之音不亡者知形留神往哀寓于詞嗚呼哀

試

又　　申湜

伽山講席洛水請驟舊生異人實惟間氣英資超邁表
質溫粹美自志學知有爲己絕意科目專精義理功加
愼獨學要近裏尋師取友求道是急德山大谷多之靡不
及退陶一曲洙泗眞源乾丙正焉所聞益尊蘭香自聞
觴善入谷擺置臺端爲世矜式乎 知權知確孚其志不
往無義牛刀屢試召入銀臺 嘉乃懋學出按巡關風化
是貴吾把南麾惟意卷舒歸來一室左右圖書嗣歲初
年求賢側席起公都憲調護 無托片言驚世狼跋而南

固吾撫慕畏譏憂讒朋來自遠非樂伊懼白髮紛如丹
心益苦撫經緘覩猶復惓惓十行溫訓之見聖眷新結
第虞泗水之濟衎仰天地為一閑人奚其為政尚有興
嗟何天不憖遺夢兩楹士友所摧儒林氣索已矣斯文
死灰難復禮書編成宛然手澤門無直卿誰使之續嗚
呼哀哉余以孤陋自知寡與惟公不棄猥見獎許四十
年前辱與之遊向來離合一何悠〻磨肥鳳池肝膽相照
繙經天祿資益不少進退殊途渭對江雲高山景行馳
仰徒勤粤在前歲我朝天闕公寄書來為求贐訣知公
此意夫豈徒有活國醫民道無二致所以古人靈桐詩

止公訃至此惟其戚矣何者祈思青眼無從兩地襟期只憑鱗鴻頃有疑問且求齋箴公答公題在道浮沉聞來懊恨擬再請益何意如今幽明永隔我病經年公訃遽聞心驚膽喪第切哀殞非夫人慟爲吾道痛千里緘辭一觴代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英靈不昧其庶鑑此嗚呼哀哉

又　　門下生崔晛

天地之元氣著於四時國家之元氣依乎君子天地之於萬物生養焉條暢焉成實焉者氣得其和也氣不能常和而風霜以凋落之氷雪以戕鑠之萬物幾乎絶滅而

此氣歸於本根藏乎地中以基生養之根柢焉君子之於時也亦然其得行於世也紀綱立焉政教明焉群材畢舉而庶績咸焉不幸而不用於世則頹然遯藏乎山林江湖之間而不與於時事儼然獨處乎濁浪奔流之中而不變其所守修潔其身講學明禮若無關於世道之治亂而亦未嘗不關焉不言不動不煩誘掖而薰風醉德有不能自覺智者知其方勇者趨其義賢者友其道愚者有所畏而不溺懦者有所恥而不爲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間有私淑之徒傳習其說以繼後來之倡明焉世道賴以維持而人心不爲禽獸者是誰之使然

歟然則是氣也不在朝廷則在乎山林不行於時則行
於後世或顯或晦而終不絶滅者非依乎君子者乎昔
歐陽公之歿也東坡蘇子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如大
川喬岳不見其運而功利之及物者不可數計而周知
公之亡也如窮山大澤龍亡虎逝變怪百出舞鰌鱔而
號狐狸嗚呼此歐陽公之氣隨存而存隨死而滅蘇子
之所以爲公私慟哭者然也今先生之存亡異於是焉
存能扶世道而淑人心歿猶習其學而傳其後人紀猶
有所植公論猶有所倚譬如日星雖匿而餘光猶燭人
得以尋識路徑於幽暗之中而不陷於虎豹狐狸之穴

此先生之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公私悲慟之中猶有所慰幸焉爾先生學問之精粗造詣之田地非嘗學後生所能摹像而槩以一生用力之勤持守之固而著見於動作言語之間者則温然而春風襲藹然而德容睟斐然而文理到斯豈非好學好禮有德有言之君子耶況乎以豪邁之氣而折之以禮義以俊逸之才而韜之以敦朴慕高義於桐江尋道脉於雲谷講而來之好而樂之不知衰白終老之相侵先生之所得不既多於人乎故其見諸事業者撫字百里則民樂絃歌之化獻替九重則乃嘉啓沃之忠專制方面而公黜熊之

與持憲霜臺而明用法之當以至瀝血抗章復啓以竟先辭之道解組歸田爭致其考問之禮雖不及於朝下幸其進而安危之重表率之望恒存乎一身畢竟優游閑靜之地逍遙湖泗之上無謳無悶自樂羲皇之歲月則天之所以享先生者亦不可謂不多也惟余小子欽德慕義蓋有年矣而摳衣承教未得其緣幸而因誤顛躓之餘得返於草澤之中天借五六載之閑使得謦欬於泗上之門屛一至再至三至而不厭屢承謦欬之音竊聞緒論之語向之欽敬慕悅之誠庶遂其親炙之願而不幸先生遘疾沈綿良藥莫效然而所恃者神氣完然

酬酢如常日與諸子講禮不輟意者神明或爲斯世斯文而有所扶護也耶知侍講之筆秉積而竒夭之詔忽降不念斯民之無祿而厭世而長逝乎嗚呼七十八年非不壽也而其悲山樑之摧百卷譔言非不盛矣而莫保回祿之餘土孫之孺膚有極乎尚幸心經有解禮說已成授受之微言從此可尋衆說之異同從此可定先生雖沒而遺則未已國家之元氣終有所託而起我後學其不在玆乎嗚呼去歲十月告辭而退三盃饑見尚歎不滿今歲之春哭送靈輀拜倚一觴莫見其音嗚呼哀哉宇宙茫茫

又　　　　　　門人黃宗海等

吾道之東自我箕子禮樂文物號稱小華羅而洎麗豈無豪傑學能爲己曠世無聞烏川唱先四賢繼踵猶未大闡有待其人天生退溪大成斯集東儒諸彦輝映光塵惟我先生克紹世嫡天資渾厚稟質純剛霽月襟懷和風氣像早自暢篤不屑科程脫落頹波汗馬心地勇養性理鑄礪典讀積歲磋磨帶得帶措義論著錄體驗收功顏四勿四非曾唯一貫躬行敬義膺服明誠表裡交修知行互進酬酢萬變聖賢楷模出處行藏權義之比毀譽欣戚一我靈臺學側席　先朝殊儀異陞難進易退

龍德奚爲遠寄嗣王陳心堯舜納君無過斷斷眞忠身
危道竆操履彌篤自反而縮群議何傷素位而行不知
不慍非欲獨善推道殉身憂卜幽貞予復散地山連雲
谷水是泗洙四壁圖書一心向道精思力踐造詣益深
衛道闢異續其未發固方牖後吁其兩端先生之心關
閩濂洛先生之德比并泰山宜享期頤以壽道脉云訣
不識夢奠兩楹宗海等貫續小儒雕蟲末學久仰德範
無路及門歲在執徐德照湖分始同張繹獲拜伊川亟
鄉得師謝入向學絕闕數稔言返南鄉及夫戊申奉駐
軒蓋雖愧立雪歲喜堅貴前後摳衣古今問禮叨陪緒

寫作爲成書親炙旣多能德亦久惺惺小子競不自新
荃眞禮儀曲盡鎬論委巷受賜奉先罔愆自此周旋廣
不失墜一觴豆文十二星霜曾不相忘眾眾書札環顧
不敢攄躬銜恩莫在晩年縱嬰二豎神明所相不至沉
綿德容猶前道體無改南望相賀謂章斯文元不憖遺
遽爾大漸蓍龜已矣有疑何稽眾本旣摧學乎安放道
學之正行誼之高已矣難追卷中前哲天喪之慟殄瘁
之悲血氣所同非假私哭日月流邁窀穸有期生榮死
哀奔走多士夫子之葬越人猶觀矧伊吾徒敢闕執引
道遠脩途不克齊趨千里哀誠一人是託眞奠菲薄情

在荒詞不昧者存冥賜昭假

又　　門人李厚慶

聖學既遠大道榛塞競尚詞藻爭馳利欲淳風日藥人
鮮踐迹不有英傑其何奮發猗歟先生間世挺出資稟
高明量又閎廓粹若精金温如良玉志學之初往從德
溪詞章蘂爛朋徒推讓幽蘭避轉獨鶴超雞嚴棄舉業
脫洒世習年未踰冠爲志道學衆方驚異有信益篤淵
源深遠未自寒暄不顯其光遺韻尚存摳衣退陶心學
斯傳負笈問道思求道益密執贄山海景仰壁立承訓惺
惺學記不及知見益廣刻勵傳習微義明識文修敦方

動靜不懈表裡相須粤鄒的韻洛閩嘉說寤寐興言究
若銜越諳心實體所息毋怠乾乾惕若始終如一德盛
心下道尊禮恭貌莊體胖志定神冲仁孝忠信可貫神
明子諒豈易見乎至誠超然高蹈展也大成玉韞山輝
聲聞于天徵辟雖勤辭謝愈堅絲綸鼎來膺眷彌切一
起登對咸顏咫尺天德之要王道之原義利之分師帝
之源酬酢如響敷奏丁寧至尊虛受百僚聳聽把符補
外懇懇輸忠正笏立朝謇謇匪躬設施言論一出誠慤
兩朝顯擢寵榮殊渥難進易退君子之志安我素履富
貴雲視行藏以道去就惟義歸來故園寓意山水逍遙

檜淵棲遲武屹主管晴雲恣賞梅竹勝日前川冠童從
先風花雪月幽趣無邊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
樂與人同優游忘老爰得我直晩下琴湖泗水之澳堂
扁景晦齋揭詩敎欽斯承斯動遵先正明窓絶塵淨几
薰爐深衣幅巾左書右圖聖賢風範言仁有錄發揮心
經編緝禮說雅關啓鑰以惠來學倡明扶植道脈昭晣
儒林仰止泰山喬嶽身處江湖心懸紫極瀝血封章屢
呼閶闔危言雖凜聖恩猶優夷險一節進退均憂嗚呼
哀哉一疾況痼六載將息癸砭莫效瞑眩無益去歲之
秋試洛掇溫雒侍弁月就養晨昏神觀雖勞志氣則强

冠襟必整應接循常謂將眉壽遠至耄期寧料一夕天
不憖遺寢疾綿留哀音遽至百里奔赴襲斂已施憑尸
失聲徹泉哀淚山頹梁壞小子安放斅缺言湮後學嘻
何慶也無狀已卯趨隅叩謁兩講誘掖曾愚開示入德
如親諸掌淸晝講論亹亹敦獎中夜喚醒眷眷請響溫
恭遜順弘大寬廣八介守訓實我藥石樂育不倦夫子
懇惻服勤無隱小生分職欲報之德東海莫測無荅諄
諄許以進禮中心耿耿叅倚何忘有志莫就終天感識
萬事已矣無路卒業長號莫及孰知我悲日月迅速即
遠告期風烟緜邑山浦哀思嶽祖陳辭千古永訣明靈

不染齋敬調酌

又　　　　　　　　　　門人李潤雨

惟我東方僻在海隅箕疇世遠道學荒蕪圃隱有作命
世真儒誰的其傳寒暄是承潛心小學進退規繩一辨
香傳實雖先生蘭茁其芽才高氣英爰自髫齔岐嶷夙
成辞知精金溫如良玉資禀既異充養有得早從德溪
憤悱求與學以為己厥棄擧業精思力踐朝夕對越執
贄陶山大道始聞吟美以歸其樂欣欣聞風山海京僑
是將高山景行千仞鳳凰所聞益高所見益親乾乾孜
陽日新又新知行兩進動靜交養篤實輝光面睟背盎

一時儕輩斂衽推先忠信篤敬倚衡參前子諒孝悌思
神可質秋月氷壺清通洒落珠藏澤媚聲聞上騰弓旌
疊來恩詔有徵不仕無義幡然一起 延英登對陳說義
理至尊傾聽具僚聳驚百里分憂四境乂平一戴豸冠
三官肅清出奠藩邦留詠甘棠入掌絲綸思日贊襄嘗
行初年首加延訪春宮之輔爲府之長正色立朝朝野
想望進難退易歸意莫遏角巾東門匹馬行色鄉山之
下虎溪之邊三逕就荒一室蕭然富貴浮雲家食是安
雲山烟月伴我考槃或簞或瓢或樵或漁優哉游哉其
樂只且江湖憂國一飯不忘刳肝瀝血幾封危言讜言

盈卓聖恩彌彰晩卜歲修于泗之陽草屋寥寂左圖右
言硏窮道妙日居月諸發揮心經編輯禮說提綱挈要
指南來學暮春三月春服旣成花外小車于彼郊祠川
流始達草木向榮萬物靜觀一團和氣忘老軒亭景歸
堂裡深衣大帶幅巾方履德並年高令聞不已一感風
痺六載牀蓐醫窮技殫藥石無益遍幷嶽泉幾蕩沉疴
天不憖遺遽啓手足之辛未齋月悲賢愚與惜識與不識莫
不慟哭焉毁草木皆懷隙側小子無狀早業科經庚脚
壟遂虛過半生晩登門墻叨承撝謙不謂悾悾闇一方梱
幅春堂書靜秋齋夜空論說從容亹亹不窮人倫之正

王道之中出入古今治亂興亡義利邪正進退行藏靡不講究盡入思量諄誘諄諄明白剴切雖甚昏愚亦知警發我官于北過辭蘆谷開酒送我辭意懇至臨別慇懃所最歎惟義我滯龍城五經寒暑翩翩書札款款誨語我來自北公已在病筋力雖衰氣血猶盛容貌必莊衣帶必整夜雖呻吟晝對書冊編書謹禮終始不輟接人論學敬勤如一將期百年以卒其業胡惡天高胡寧忍此孰解余惑孰發余志過將誰從疑將誰問呼天不聞有淚空隕嗚呼奈何已矣已矣卜鄰舍傍夙願已墜桑室壇塲素計難酬一觴長慟天地悠悠靈其不昧其知

也否

又　　　　　　　　　　　　門人金嶪

西原鄭氏東國顯閥代有偉人世纓組紱積德之應維
岳降神篤生夫子絕類離倫曾無君子斯焉取斯緬惟
寒暄百世之師倡明道學扶植倫彜猗歟先生是爲外
裔有的其緖式克善繼天資近道兒戲禮容氣宇精粹
氷月襟胸早脫科臼志于正學尚友千古圖書一室俯
讀仰思心法鄒魯忠信爲本敬義爲主行先孝悌動惟
規矩涵養本源刻厲堅苦依仁據德學已深造進進不
息就正有道兩賢一時寘翁退老負笈陶山函丈是接

摳衣山海高風是挹講磨切磋淵源有自真知真得脚
踏實地道德積躬在邦必達幽蘭空谷馨香自發聲聞
九重東帛戔戔禮羅鄒隱榮溢鵷班延英胥接遇主無
答不得無義出而佩綬歷試諸城絃誦洋洋生祠頌碑
亦有輝煌宣化關東遺詠甘棠擢入銀臺司其喉舌出
納惟允咸賀稱職位亞秋官無寃於獄憲長烏府爰法
者戢着遇之恩前後日篤展盡所學朝野共望君子大
節唯在行藏進國義也退亦義焉去就攸宜烏得爲賢
先生出處義之與比時乎可去銀章敝 屣慕求丘壑
舊物色歡迎僮僕忽忽懷鶴一簞一瓢樂而忘飢身遠

江湖日擊時危愛君憂國食舊愈切遇遯封章雖無補
益肝血俱瀝聞者膽慄士氣以壯史冊增賁舉世齊譽
誰識其賁誠忠鯁亘萬古無疑退與吾徒難疑答問不
倦不屑教誨無隱望門負擔飮河充腹允矣吾師表也
先覺好古之道屛開太極纂古之制深衣野服誠深衞
道志專纂述平生事業固多乎哉斯文不幸回祿爲灾
補經二部擴前未發撰禮七篇輯諸儒說實裨世敎寶
重家國體乎晚年嘲詠益怠事修謫興德高毁至首有
賢聖莫容皆是不容何病然後君子金鍊方精玉焚知
栗自外至者何與於己難諶者天未曉者理何物二豎

爲崇六禩兼護道化德薰儒俗神明不忘吾道之厄小
微光晦不祿已實周夢告凶纂寄遽撒士慟靡依邦譜
殄瘁彼蒼者天胡莫慭遺龍亡大澤鯨鰭書舞虎逝深
山狐狸夜號嗚呼已矣九原難作金聲玉色於何更接
霽月光風於何更覩事君以忠無復以得與人以恭無
復以覩修德者誰樂道者誰好學無之講禮無之叢壁
之姿今何御止廊廟之器今何望止雲鑽武陀發唱詞
木同上松楸葉葉今則園中擇竹披披藏藏人之所悲
物亦皆愁小子空空半世悠悠自余鼓篋屢誘掖雖識朽
木難雕呼寤莫醒一字之恩天地無窮緣我不敏志氣

昔蒙受業無成碌碌庸庸但自所期無負始終惡聲之
至思報捐躬貪病相纏奉陪肴調承顏承教每後朋列嘗懷
慚懣自歎無狀豈意今日哀矣依向危有痛者亦非一
二始聞愆候未即趨侍既不侍病又闕嘗藥及不飯含
斂不憑哭奉路請禱我未能及担營奠貳亦多愧追
隨諸子顏厚忸怩念及于此肝膽崩裂我心之悲曷有
其極祖奠在前遠通咸悲恭陳菲薄文以代謝賀不勝者
存慶鑑誠意

又　　後學柳袗

天有奎璧兮稟其精也有河嶽兮鍾其英清標玉潔書

德簡兼卓自得師立雪溪門動靜有養表裡交修學博
而正理微必求進德之誠至老彌篤衛道之功昔賢同
列進位於朝國倚著龜忠言嘉謨植倫扶彜退講于家
爲世儒宗秉義明禮啓發昏蒙斯文未喪正脈在是小
人所畏君子攸恃孰謂一疾遽促大期吾道益孤我慟
非私嗚呼哀哉窮通一夢芳穢千年沒而不朽惟聖與
賢先生忠義昭揭宇宙先生事業仰若山斗瞻彼湖洄
維水渙渙淵源有自來流東方嗚呼哀哉昔我先君往
並一世聲應氣求道合心契逮余小子又獲考德一違
風儀屢換蓂葉山川悠邈疾病纏綿縱闕負笈贐詞慕

禮云謂不淑而有今日殘不畢棺病未瞥己奔赴後人
亮有餘責單杯薦虔有淚盈襟惟靈不昧庶賜鑒臨

又　　　　　　　　　　　　　　清安儒生延忠秀等

麟絶魯郊鳳寂周岡長夜不晝德星無光逌于喪叔謙
啓曾蒙倚歟先生實我儒宗早自暢厲長益篤實御刑
遺訓陶山正脉孝悌先務學文餘力參乎三省回也四
勿研從物上搜自源頭知行下進表裡交脩純粹青蔡
鑽仰高堅提挈綱領理會魚鳶簡不掩香玉未韜輝在
昔年右有喜同時誠深悵寔望以輔台枳棘屢棲去來
琴鶴觀風一節識猶舊域俄聞宸賞參正義畫發揮文

象考證傳義仕學俱優兄矣君子遭逢聖明擢拜風憲
力排群議獨持正論唐朝一鳳宋殿孤鶚蜀日見怪晉
曝無益竽瑟異好桐爨難合一作冥鴻永辭雞肋志安
素履身遯初服膳被泗陽獨樂真園仁山壽壽考求源
源持敬名齋訖禮雅言條分節文推演儀則編爲一部
述罔不依西河設教湖學遺法啓瞶發發聾學參奉肩
瓮自邇列優諭子士知所趨人樂爲善曰我請渡道之
云遠鄉無矜式學類牆面魚行不早無說何補擬進亭
訛一辨帝虎薰蕕未及易簀何能去悲山頹國瘁盡已
庭草交翠亭座上春寂亡有血氣尚知箇箇矧我逢旅就

後裔哭矣於何考德小子無述慟係斯文哭非吾私奄忽春

已經悲慕曷追遠具時羞恭進哀辭鑑茲微誠庶幾來格

思

川谷書院從祀時告 程朱二先生文 張顯光

亶明天道長夜復日繼開偉業前後揆一光被海外仰

若兩曜疏列諸賢廉享之廟地名與思別崇祠學川焉

谷焉窕想遺躅如就門庭知承乙齋從以鄉儒亦有成

式夷夏同天道亘今昔道有鄭公早自私淑存心遠大

律己繩墨尋究流源知有準的本院建設多公規畫崇

尚正學表章興義可擬升堂參殊史侍事宜講從以無

異議盍卜吉辰告以所事

告先生文

斯文寔喜公出吾鄕生有異稟妙齡知方絶意世累辭
身時趨學頋正學儒必眞儒身東心夏生晩慕言動思
繩墨事求規矩排入笑侮堅自竪立不挫不撓日乾時
惕寔蹟的訓退陶正脈親切服膺就正心得謂宋諸賢
實績墜緒取讀遺書誦詠嚼咀求端用力指掌提撕嘗
於二子不啻親炙周經直方魯論博約一心從事終始
無斁道本孝悌德主忠信講明禮學必遵必愼要考經
傳究厥本末以身以家餘範傳達冠昏喪祭人見古儀

遠遁承風爭相貢疑有陳于君堯舜之道或施於民化
洽幼老歸處閑中留意著述發揮心經詳備學術會通
禮說五論歸一凡所修明皆繼絕業惟此事業實祖伊
洛尙德報功禮合崇尊於從兩賢述我寒暄源流繼等
互彰交輝後學承事永有依歸

檜淵書院奉安文

惟我先生學承先賢道合隆尙上論同然奉繼寒暄蹤
亨川谷淵源有自進範奉學鄕復共議吾黨親炙餘學
在耳昌時有志遺澤存身思切羹墻特地伸誠別廟晉
大淸所罔已義無不可相此檜淵曾是高絫地邇岡原

望雲齋頤春雨秋霜存省攸跡繞嶂臨流百楳脩竹於
以畜德於以講義盤桓得意遵養樂志何丘何石有非
留馥願瞻崔園猶存手植立祠致虔專理允恰不龜不
筮咸曰莫地公私集力堂宇既備頃值邦撓舉禮不曠
茲焉寢遷莫焉既卸越兩涓吉正位妥靈溪山像古歆
新階庭豈但今日如侍門屛後學百世知有軌式敢用
蘋芬德容宛接敬倡陳告庶幾降格

春秋享祀祝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干支院生姓某敢昭告于先師文穆
公寒岡鄭先生伏以禮敎紹先正學心專倫範在邦享

儀無愆忝茲值仲春欽謹以清酌翰音粢盛庶品用申常薦

尚饗

遣禮官致祭文今　上朝○追錄故在篇末

維歲次戊午三月壬申朔二十五日丙申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尚馞諭祭于文穆公鄭逑之靈

嗚惟我卿天與美質夙發從事於學淵源古訓

屢造約寒暄遺範退陶正脈親摸齊聲準平繩直表衷

光明寒江秋月絕意名塗玩心理窟克邃於禮大中是

執精研儀度發揮太極名識　楓宸　宣廟側席嘗勿

經幄昭融契合于內于外無施不適遭時否塞三閱歲

絶鄕獨辟立金矢貞吉全息兩劉直氣烈烈退修初服
牖迪後覺居今行古男莫能奪耳目於人衛道功卓於
皇　仁考景想日篤爰錫美謚以旌懿德不顯惟文允
副行跡夫何取義而有不愜勤學好問是卿一節于以
擬議若為易繫式至于今輿情猶鬱縫掖齊聲千里叫
閽予邇風烈貴刑猶昨崇章之典豈容欠缺乃就舊謚
撥蹟陳烈道尊德成學博聞洽文不在茲義乃自別昭
斯易名展也紀實大宜受大士論擧僉茲遣禮官敬侑
洞酌　弘文館校理李鳳徵行

賜額時致祭文　肅宗朝乙丑秋追刊

維歲次庚午十二月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權萬濟　諭祭于先正臣文穆公鄭
逑故參判金宇顒故參議李潤雨之靈　聖祖作人時
則濟濟並世同升接武聯袂闡明儒術倡率後學餘輝
遺馥赫若前日曰維文穆淑氣天鍾篤學好古致禮治
躬內敬外義左規右準體用兼該知行並進嚮習紹寒暄
嫡承退翁發揮經禮牖啓羣蒙望君堯舜亦其素蓄
進非枉己退豈忘國誠深責難義正扶倫繄卿之功靡亶
斯文亦粤東岡質粹資深霽月其皎松栢其貞究心古
道用力經學既有自得重以麗澤匪義何服匪德何勉

儒林山斗搢紳冠冕劃功章奏廣幾謨訓至若侍郎從
事師門面承旨訣學有淵源飭身修行蹈繩遵巴、卬見
啓朝功存禮說惟茲數臣出類拔萃揆元都宰卓絕諠
儷衿紳永慕愈遠不替即於儒時樂俎豆禮檜川之上
儒宫翼異翼儼列並從宛若平昔　息額久曠邦典有缺
緬懷遺風肇錫嘉名茲遣禮官薦此肥腯不昧者存廣
歆尊銅

輓章　　侍生李元翼

毅然經殘聖學湮斯文何幸有斯人立朝致用忠而正建塾開來篤且純峽裡多年思不歇嶺中千里稜無目他時泉下如承誨景慕平生志可伸

眷生沈喜壽

又

西原冠冕擅于鮮奕世名臣幾葉連星岳降精迎國士雪岡鍾異挺儒賢灰心場屋追無悶立脚彝倫誓不遷循讀義經編屢絕坐耽麟史揭當穿功存虛靜應超俗學到明誠肯雜禪冥老高風真可繼陶翁正脉最堪傳

之華著外輝奎宇忠信閑中謫德淵遯彼馨香來覲閶
勛蔚東帛賁林皐澄清美化音棠下啓沃嘉猷鳳詔邊
恩重　兩朝宜黻冔禮成二讓盡歸田孫躍已歡觀頤
後尺疏還封遇遯前州郡設施思往迹江湖憂愛屬殘
年號詩純熟須臾爾嚴厲和平始卒愆耿耿丹衷仍孔
齊蕭蕭皓髮遽登仙愛君如父能全節鼓缶而歌即順
天獨子云亡雖子子諸孫餘慶必綿綿哉於今俾非凡
契公與畸人屬好緣四紀仰山傷闊別一春瞻斗痛長
捐先碑有託終相負哀誄難工只自憐欲奠生芻路千
里夜臺歡會行隨肩

曾於聞訃之日口占一絶而哭之今幷錄奉詩曰

南嶠多賢二百年龍亡虎逝亂離前只餘岡老今何

處山涕哀思寂寞邊

萬曆庚申二月下澣眷生青城沈喜壽再拜哭輓近

奉寒岡老先生靈轎嗚呼痛哉

又　　姪壻張顯光

山川儲淑應時全生我先生豈偶然世晩不嫌修古道

地偏誰繼作通賢志由伊洛窮洙泗業把經綸附簡篇

用舍行藏元有數斯文興喪奈關天

又　　後學李好閔

築室梅花下山林講學尊平生守約地刻苦用功年久
晉甲仍至儒名晩更全東南充正緒百世見遺編

又　　　　　　　　　　　　李光庭

南州鍾間氣東魯襲醇儒正學傳陶訓真源泝孔濂閩
稱同臭味庭草看榮枯心上工程密閒中道德腴知行
兼致力體用認相須遷試民情覩登庸邦憲扶讜猷期
稷禹禮樂想唐虞肥遯初心遂優游與道俱病因憂國
苦患為戀君孤緋下屢還擲楹間夢忽符更誰開後學
重使哭吾徒顧眄曾偏厚懷恩每自紆幽明永阻隔存
沒足嗚呼尚忍題哀輓舒殘淚已濡

又　　韓浚謙

玉帛徵賢憶昔年麻衣初惹御爐烟　寧王前席延登
早嘗亏承符澂擢先恩遇　兩朝稀簡策聲名四紀動
林泉誰知白首窮研地正在顏回復禮篇

自識儒先近卅年中間湖海隔風烟承綸忝塞移書數
賜手湖潭荷問先千聖言論窮泗水百梅消息在寒泉
平生遺恨祠堂制未辨朱門第一篇聞先生講道泗水
之上而百樹梅花乃在寒泉舊業盖寒岡即先生取義
寒泉之名云不復方奉質家禮往復未竟故篇中及之

又　　趙振

丁卯之初冬後遊亦樂中聦明拔萃一學問已精通元
元常窮理孜孜每省躬自期尋正脉畢竟託儒宗晩歳
尤勤誨斯文恐闕功愧余誠未逮慕子志相同運去嬰
寒疾摧慟道窮哀辭題短幅衷淚洒南風

又　　徐湝

儒宗盛南服寔瞻闡其源退溪振于成師道最為尊先
生早承誨禮易尤所敦專精務折衷玩象探天根含章
以時出玉佩紉蘭蓀末路諸老逝學子昧本源趨向漸
乖張滅裂難具言年高德彌邵砥柱狂流奔巋然會靈
光風雨亦不騫懸車入山深道亨身遇屯講劘猶不倦

摳衣競登門孜孜辨義理採謂以手援伊余夙所慕東
西官旁昆雖免了翁恨困蒙難開昏云何樑木壞欲哭
復聲吞茫茫立窮途此意與誰論

又　朴而章

氣魄禀天雖敢過聰明拔俗孰能同回心孝友非由外
爲國忠忱實自中業在讀經心轉小功深讀易智彌崇
清流白石供生事晴晝爐薰喚主翁儀範暮年勤纂辭
著龜千古牖昏蒙忽驚精爽因長夜痛哭斯文喪我東

又　鄭經世

山海亭中侍[illegible]帷天淵臺上挹陽春深衣大帶端行士

五色昌言直道臣耆造邃亡傷殄瘁與刑雖在衛詩恭
曾聞禮記編摩就設世猶能惠後人
三百三千禮與儀可憐其數義難知關中學者無張子
湖外先生有翼之古道未能爲木鐸君聘猶得仰金籠
山頹此日堪長慟憎恆何從問所疑

又　　申湜

三達兼全一代尊五賢之後幾人存高名山斗知何用
至樂簞瓢矢不諼論辟遺書渾古跡長空霽月是還魂
龍亡虎逝公私慟泣向南天未敢言
太學書中慎獨知二程惟在審其幾關頭血戰堂堂陣

軍公霜嚴勿勿讓天爵修來人爵至私心克去道心輝

自從一二先生死無復言論講及玆

又　　李睟光

天欲斯文喪公胡不永年詩書三禮學德行四科先氣
脉寒暄近淵源退老傳和容春有脚淸意月無邊樂道
追顔子談經隨鄭玄一言期報國萬事竟歸田得失身
何預窮通節益堅丹心天北極白首洛東偏理勝身雖
旺年高病未痊卽今無耇老從古幾儒賢篋有新成稿
床餘舊絶編凄涼斯文地慘惔早梅天後死嗟誰與吾
生每宿緣銀臺曾寵渥紫禁共聯翩彩識衡珠側存隷

滉瓻前往在乙未先生拜同副承旨時余以右承旨忝爲同僚故云開懷何款美吐
語無拳拳契闊音塵隔乖離歲月綿山頹還一夕玉折
遽重泉道義將安託摧傷秪自憐空題薤露曲無路奠
靈筵

又　　後學尹防

今世無聞道學名先生獨以六經鳴大爲天下東南倡
擎得人間棟樑材俗學衛還知所向微言終不誤諸生
秪今唯有西林月萬古長空一片明

又　　後學鄭[illegible]

陶山明月照寒[illegible]獨立蒼松傲雪霜遙想溪翁[illegible]吟處

春風依舊石楠香

又　　後學李埈

禮教將衰待我公折衷諸說道群蒙門開通德文方振
人去新安道又窮篇史高名應仰斗栢臺清節想生風
袖中一瓣香猶在尙記他年范伯崇

知道非難入道難功程早遂上頭關曾抛栢署飛霜筆
却把苔磯釣月竿清洒行看重獻替大僚誰料忽摧山
典刑何處聽光霽書札空悲潑墨殘

又　　門人崔晛

日星河岳降精芒間出人豪作世防整勑錦衣輝掩暎

周旋玉佩響琳琅陳謨不道非堯舜好禮何須雜漢唐
邦國斯文俱有賴天之將喪奈茲迒

又　　　　　　　　　　　　　　　叅議洪慶臣

先覺凋零大道壅鴻儒繼出倡斯文紫陽正學尋遺緒
退老嘉言服舊聞耽翫經書皆卒歲閑居林野不忘君
人亡國瘁嗟何及耳仰山高曩所云泗水危涼餘片月
佳城寂寞一孫墳麼官奉遂綿鷄奠回首南天淚濕雲

又　　　　　　　　　　　　　　　朴慶新

泗水風烟接武夷數椽精舍半苐茇沉痾省作明時棄
殊寵曾膺聖主知歌竟曾門天不慭罔回毀殺夜可違

嶠南樵目傷心地　哥獨區區爲我私

又　　後學李□詢

新安故宅里易簀又庚申　以鄭康成如爲李仲聘官之朝

廷不一日教授幾千人扶植綱常地精忠貫鬼神

箕壤千年道復明五先賢後賴先生伊川舊業眞源遠

洄求新居正派清瑞日普曾參氣象遠遠終欲罄着識

御卿山新今安仰天遣吾東不大平

又　　後學權昉

大名誰一千南人間世鴻儒席上珍學李退陶傳正脉

志存伊傳濟斯民居閒樂道兼憂國處獨明誠可貫神

文示在茲天發興公今至退夢非眞寒岡落月疑顔色
泗來道風動搢紳蘭室平生欽慕意遂題哀輓添悲辛

又　　　　洪瑞鳳

磨礪精金積久功發揮章牘口懸空縱然遐邈名猶盛
善處艱危道不窮退隱門徒探正脉寒暄宅相繼遺風
立言爲絶古人無二須把星文驗貫虹

又　　　　後學曺友仁

東來一脉到烏川接武相承有五賢繼起晴能遵往躅
吾生最晩契眞詮微言風自雷龍得面命親從玩樂傳
探賾多方非詭遇研窮造極盡精專初循階級期融會

漸到高明才雜玄疑定政由充積厚始終克見脊梁堅

逢門原憲貧何減瓢飲顔回樂更全擬答 聖恩雖暫

出動違時好便言旋皇王事業從誰試零落烟霞一所共

憐攢誇尚咋雙表直衆論方正一書編英靈縱與眞元

返光彩應隨日月懸勤仰斗山誠豈淺轉慙塵土發無

緣坐孫風尚悲窮路欲理餘音悼絕絃猶幸去年陪末

席仍諳旱暑偶幽悄頊然驚咳俄成訣宛爾儀刑忽隔

泉已覺餘生迫遲暮偏蒙冥佑少瑕愆春回泗岸梅初

動雪盡郊川柳始妍節物漸新人事異謾將長慟寄毫

宣

又　金時讓

奎壽新文叅運回鳳凰端爲舜庭來終敎袖縮經綸手始信哀難調揆裁泗水幾年扶聖重儒林今夕痛摧遙知傳暮城邊路白馬何人鮮赴哀

又　侍敎生李冕宬

天降斯賢意肅非爲救時歛躬充厥積展蘊鉅於施禮樂後先進詩書覺後知國家倚主譯人得大宗師漢室尊三老虞庭足一夔遭逢不世盛進退有餘宜妙契奉裎輿羞稱管晏里經綸宗濶久朝野起來遲藥餌須多病精神不少衰眞儒何遽喪易簀貽堪疑儀緒將何託

皇穹不憖遺儒林於焉識吾道從綴究天廣去益悽酸
庭占大龜餘波歸士論盛德及民彝小子今安仰[illegible]
政可追誰知憂國淚非但哭吾私洞水春光動星山[illegible]
影移斯文終不墜天意在扶持

又　　侍教生睦大欽

天地精英山澤臞堂堂文彩映冰壺春風座上蘭薰襲
霽月胸中氣像俱學究天人爲士則志存經濟應時須
當年　殿陛承三接晩計田園返一區自是閑蹤甘遯
屛不應明主棄醇儒神明所勞身猶健造物多猜病未
蘇生死一心懸北極仟原新隴向南隅傳家香業人誰

誥加纇蒼生望已孫賓師禰益恩舊泰師門重文禮仍
殊淵渟氣度今何在玉立儀刑豈更無言卷獨留文主
宅香烟欲冷鄧公爐蒼蒼此理終難問哭向烏山立暝
途

又　　　門人李潤雨

吾道東來後醇儒有幾人先生起南服美質自天眞大
道闡溪上高山仰海濱明誠交致力敬義兩相囙苟謂
尋鄒魯脉泝遡洛閩鳶魚觀理切精一用功純酉濵
中月氣盈塵上春陰陽翕闢闔宇宙入經綸師友淵源
正文章道德醇九重勞聘幣一起爲斯民[illegible]

逍遙式揖紳江湖十年夢出入兩朝臣進退關時運
安危係一身髮因憂國白眉為感時顰北望頒封劉南
來倦問津樂山兼樂水憂道不憂貧皐比臨函丈深衣
戴幅巾河汾追講義洙泗續言仁戶外屨常滿門前車
接輪暮年編禮說千載叙彝倫一病捐諸子期頤蘄二
旬林泉助哀咽草木帶悲辛小子登門下追思似隔晨
提撕常眷眷誘掖幾諄諄義定師生分情同父子親哀
冠忽長夜天地獨傷神正脉從今喪微言自此湮有疑
無與析迷路向誰詢豈為吾私哭唯嗟此道淪平生行
樂地那忍挽靈輀

又　　後學金玲

溪門當日反三隅典箪發教服聖謨理義恰猶芻豢悅
彝倫屹若棟樑扶楄遲荒野知天命表率儒林正士趨
斯道斯民俱不佑深淵龍去但嗚呼

又　　趙絅

學到通天豈敢論文章餘事不須言深衣大帶人皆見
玉色春風道所存終老傳巖非我志暫調齋甚爲君恩
絃歌永興量歌斷昨夜寒梅落小園

獨尋墜緒接陶翁濂洛玄關再闢東傳習禮家無肯綮
廻瀾學海破長風十年林下身仍老五色雲中夢不通

顏下修文盧左待謦欬人哭少微虹
跪讀先生癸丑疏憂君忠悃古何如方知幷立獨行事
政自講明群聖書咸鳳藏霄餘練實白雞占夢兵雲謠
同時不得隨函丈天遣莊周隔子輿

又

後學柳祫

先哲千年間氣鍾儒林事業冠吾東明誠而進精粗盡
敬義交修表裡同繩直準平程叔子川淳海納呂成公
標稚與日將妄倣哭送荒原淚不窮
美玉精金間世姿擬將糠粃做雍熙誠通天地彝倫敘
道合蓍龜進退宜百載英靈河嶽在一生忠義鬼神知

哭公揮涕千行淚只爲邦家不爲私

又　洪鎬

先聖曾聞盡匹絹繞逾朱子指天年南遊冥海人誰惡

孔學陶山道益全任衆謗來心快活從吾好處命流邅

世間事了方無憾頭上分明白日懸

又　門人朴廷衛

夫子生南紀天乎惠我東祥麟遊碧海靈鳳峙孫祠邑

發藍田玉聲諧嶰谷筩深思萬物表獨立二儀中志學

希尼父修辭紹晦翁浩然無外慕自爾覺中充查滓融

持敬淸明在省躬齊心逃鬼責精義入神通後學宗師

布先民冀味同一丁衛改逵三接被恩洪盛際頻鳴玉
危時累佩銅鄭難輸悃協契合動昭融擬醮占和盛時
躋至道盛渴宜離鵷列龍去一抱烏弓訪落新承遲辭筆
繼古風揄揚當白閣導迎儼青宮屢補山龍衮仍騎御
史懸孫忠千紫極萬事在蒼穹追遠辭楓禁淹留訴桂
叢畜君心恥歐憂國意忡忡但撫傷時指寧書辭守空
鳴琴在汶泗問道隔崆峒風月心長浩江山興未終行
歲從療養卷舒任汙隆虛室唯生白空歎紙面窮疏書
傾辦眼窺易點程紅雨圓移春韭秋盤薦晚菘詩書傳
子姓名字播兒童襟韻增飄灑胸懷益裕沖暮年編禮

說數歲彈神聰今古歸商確精文得折衷夢寐呼起起

遠鶴返忽忽吾道將安放斯文永有恫遠遊孤孰獨凶

問及飄蓬湖海還蕭索乾坤恐晦蒙撼心聲似震回首

事如鴻舊業餘書架殘香賸藥籠精神猶在焉顏面月

臨櫳靈駕回悽慘佳城閟鬱思黑天亦為泣三月雨濱

濛

又

門人許穆

噫星岳之降祥乃賢哲之誕生含元精之咏應羌純懿

而淑靈諒金精而玉潤是惠字之天成夙好學而厲志

究聖賢之蘊奧克精思而沉潛茲實學而實踐明誠進

於敘義曰乾乾而自強既真積而力久宜仁熟而義精
窮神化而自得致廣大於精微擬退陶之正脉亦有見
而知之繼前修之遺跡聯轡述而發揮實追配於古人
前與後其一致嗟從政其詎幾曾不可以小試並與我
而相違終未展夫素志樂天命而安義雖道否而心亨
何皇天之不憖俾哲人之云亡念微言之圮絕閱此懷
之惸惸隔山藪其幽幽詠水滸其無波想英靈其有託
從先哲而靡他眷小子之無類覺蒙惑而勝方幸承恩
於下風慕盛德之輝光痛儀刑之永隔悲此路之迢迢
情蒿結其何極聊陳辭而寫傷

朴而文誣告時本州爲元生伸寃 庚戌

伏以一國之事不過乎善與惡而其所以處之者亦不過好與惡而已好之而協人心之所同好則其好也未嘗不正惡之而合人心之所同惡則其惡也亦未嘗不正是以爲惡者必施惡之之刑然後懲惡之防立而一國之爲惡者有所懲焉爲善者必加好之之誠然後勸善之標明而一國之爲善者有所勸焉爲善者勸而人皆知善之可向爲惡者懲而人皆知惡之可背背其惡向其善而善惡之途如黑白之判國是由是而有明好惡以之而得正其或善善而無好之之誠惡惡而無惡之之實在所當好而未知善

之所以蕩迎處所當惡而未知惡之所以惡也則是非顛
倒義正混淆所好失而其弊必至於好人之所惡所惡在
而其弊亦至於惡人之所好其不至於拂人性誣天理而
國是靡定禍敗隨之者幾希伏惟殿下少垂聽焉今夫鄭
人材而立性本兇慝心又特惡貫在弱冠之年攔入文圍
之場援石作亂毆罵考官至被刑杖竟配鄙辛猶不懲艾
到老愈甚邑同井之人視若猰貐而絕之者久矣頃者又肆
其不穩之言詆毀斯文鄭逑張迺旋誣猶無罪有飛謀鉤謗
無所不至矣翹噬狗之吠獜惡鳥之嚇鳳而已嗚呼鄭逑
之學之正其所傳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往

未受業於先臣文純公李滉與聞精明踐履敦篤待人以和接物以誠所向者道義而功利之說不能搖也所主者忠敬而言行之間皆一致也蓬蓽環堵居之裕如簞瓢屢空處之泰然夫豈有一毫營生之計亦豈有一毫非理之行其行已處世固無間然而惟一面之便生猜嫉之心敢為賊害之計妨加逆名莫售網打之兇謀則搖撼虛僞必欲傾陷而後已其為兇慘奚郡為下其曰豪右也陰險也殘忍也者一鄉之曾所未聞而而立乃敢譸張為幻萋斐成文以訛不近之言至瀆殿下之聽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如許等事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鄭逑爲之

手如使鄭逑苟有毫毛未盡之事則臣等雖許旣詐一二
逆不知何其所私而厚誣殿下也又以鄭逑猶爲無君云
夫諒闇之初不可殺戮之言同腹之間啻念私恩之類是
固出於愛君之至誠而欲置殿下於無過之地也今反執
而爲諱歸之於無君者是果近理之說乎誠則殿下之所
嘗洞燭而國人之亦所共知也嗚呼孔聖不免於伐樹絶
孟猶我於發言從古聖賢未能保一世無一人我惡則鄭
逑之見毁亦無足恠矣第以方掌策所以長嘉秀翦莠
所以養芝蘭則固宜審克是非閱實曲直推善善之心而
興正推惡惡之心而斥邪如物之姸媸莫逃於鑑空言衡

之輕重雖捲於衡平則而立構揑之情狀立窮而畢露比
如夏禹之鑄鼎而魑魅莫逃大舜之四罪而天下咸服雖
未正兩觀之誅尚可施八刑之糾而今茲備忘記有病風
妄言置而勿問之教此臣等之所以失望而冕鉞之所以
彈冠也嗚呼以聖上天地之大度河海之洪量獨有所見
審知不合施罰揆之以國家懲惡之典則失刑甚矣臣等
興言漢綱之踈濶將自此而日甚周綱之陵遲亦因茲而漸
滋終至於刑政之紊亂而國無以爲國矣如使而立實爲
狂惑而喪心病風而妄言則雖曰置之而勿問可也治之
而不治亦可也人皆知而立之無是疾也而自聖上下如

是之發是何殿下之於善善獨無好之之誠而殿下之於惡惡乃有護之之迹也臣竊恐從此以後憸小之欲害賢人者必以此爲媢嫉之嚆矢而醜正惡直芟良鋤善以之而貽士林之禍以之而致國家之亡終乃自諉於病風喪畨者未必非殿下之此言爲之口實也其爲後日賊賢之蟊螣有紀極而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嗚呼而三之罪鄭逑其與徐嚞之乞斬朱熹同一機關而殿下之臣無有如謝深甫之抵書于地則雖讒鬪翻覆之靈參議無據之左相實謝深甫之罪人也而負繩糾之責者數三緘而膠口居論思之地者無一言之矯非是宜高蹈之士深藏不市

而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不欲顧立於殿下之朝
也嗚呼昔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
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昔漢元帝知
蕭望之之賢而不能進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遠輒致
漢業由是衰矣之振此二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不
可謂之不智也然徒知善善而不知好之則是無貴於知
善也徒知惡惡而不知去之則是無貴於知惡也此所以
爲善者怠而不能自立爲惡者肆而得以成朋其害爲害已
於遂亡其國也嗚呼殿下勿問之泰或者近之此臣等之

所以不能無憂明危治之過計而欲其德治直亮匡過如
夢發下鑑前古聖賢之受荐謀郭復二君之襄已明示籍
愚之正路當斯文之累不使鄭述下誣伸冤而審加好善之
誠以培儒林之氣治而立吹毛斥賢而快施讒惡之罪以
警非見之竇則人皆知為善之可樂而履仁佩義之士皆
然振作人皆知為惡之可惡而尊賢疾惡之儒莫不興起
白駒無嘆於銜虎丹鳳免嘷於鴟鴉東海之漁父必有蓋
歸之志而南陽之臥龍亦有幡然之起矣臣等無任激切
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一 道南先生伸冤疏 丙戌 疏首與疏門人金寧錫選等

伏以逆之爲名在國爲亂臣在家爲賊子常刑之所不貸
人人之所共誅故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而臣子之所不忍
聞者也聞之猶且不忍況以此名加之於身乎是故受此
名者與以此名誣人者其罪相當以此名誣人者終不能
使彼見誣而陷於自誣則以刑從者刑此實古今討賊之
通義是豈特嚴誅亂之法哉亦欲以杜陷人之門也姦言
誣人以大逆之名而獨漏其射人之影息也哉若既以受
此誣者爲不可罪而不以誣此人者爲可罪則臣等恐陷
人誣賢之輩自幸其逃罪而無所畏忌搆揑羅織之徒將
接跡於後日矣臣等伏聞星州居朴而立誣辱前參判臣

鄭逑既無所不至甚至於搆之以逆名鄭逑既受此名則在法當死矣鄭逑不死則而立當死矣而殿下以而立爲病風令勿問臣等固識仰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地同仁而欽恤之心遠出於堯舜也嗚呼設鄭逑則問而立矣不問而立是信鄭逑也鄭逑　先朝之老臣也　先朝之所敬殿下而殿下倚以爲重則知鄭逑者殿下也眞人之賢否臣等不敢議也逆名天下之大惡而一鄉不之信一道不之信一國不之信上至於殿下不之信不惟不之信愛之以不之問不賢而能如是乎然則殿下之於而立其勿問者以爲鄭逑豈有此理云則殿下之於鄭逑知之果深矣

信之畀篤矣待之畀厚矣殿下以鄭逑待鄭逑而不以而
之治而立與臣等之所以不避越俎之誅敢陳洙洛之請
者也蓋而立以為陷人之穢譽莫逆名者也有罪無罪主
石視奭者前者同然吾之言一發而得則因之以打盡不
得則譏之而今遂下欲陷賢於逆名而不知自陷於惡名
吁亦慘矣辜而冤其言發於鍛鍊未至羅織未容之冤哉殿
下猶待以不問不辜發於鍛鍊已至羅織已容之後則戮
下猶欲不問鄭逑鄭逑莫不以死自守而立之陷鄭逑
必欲致之死也而鄭逑之不死賴殿下信之之篤也使鄭
逑不見信於殿下則此日之章言可更心安可以鄭逑之

見信發之於而文而護之於不足又刑乎奚問雖出於并生
之重豈而不刑亦愈矣於及惡之主法也鄭遂之以見信
於殿下而受息於見證則宜矣而文何所見信於殿下而
道刑於誣人乎奚不可以不罪無罪之鄭遂并貸其當坐
之而已也嗚呼仁不可泥抑恩不可濫加要可以好善之
仁施之於當惡之惡要可以赦無罪之恩加之於當戮之
人乎若以希聽各人有嫌於舊而稱其所不言之說為然
則天下安有先自陷於逆名置吾身於不道之惡而欲為
陷人者哉若以所言出於病風喪心為疑則所謂病風者
知狂知癡知瘖知聾喜怒無定之言語失序不辨皂白者云

爾今而立所言非偶然一發而遂請者也隨後所供程道
無形不遺餘力納之畧擬稱其陰慘言雖似諱而實與吾
衰者無異是所謂病風者所為予陷入大惡之言出於其
口羅織欲殺之計終至於如此則周宣造言之刑有不足
懲而王法反坐之律在所難逃伏願殿下亟賜成憲以除
元兇今若置而不刑則今日之鄭述雖荷殿下之聖明而
無辜辨釋後日之而立亦章殿下之好生而猶為陷賢
是辜則殿下之賢人皆將不保其令名矣臣等之請而立
雖出於鄭述之為可尊為可師而殿下之治而立不必以
鄭述為之輕重但嘗以陷人之法坐之元人之陷而必豈

之況於鄭逑乎而立其年六十一而冒籍之俟出於其姪
不是病風而當詩之論出於士林臣等未知本道監司能
特此曲折備聞於上歟臣等伏見星州儒生鄭後龜等上
疏聖批則殿下以而立之年過七十意者而立冒籍之事其
未達於上歟前者儒生李芝等疏陳其而立冒籍之由則
殿下已知其而立之爲六十一而猶不之罪臣等竊惑焉
而立既以冒籍而發覺則臣等未知殿下以而立爲老耄
昏耄不省人事不足數而赦之歟若是則老者皆可爲惡
而 先王之法不得行於老人歟臣等伏聞 國典有曰
年滿七十者據衆證定罪若然則朝家制法之意雖不以

刑訊加之於老人而無證故一則流放竄殛之刑亦不以
老人而廢之者蓋可知矣使而立雖爲七十而朝家之法
固不可不加況時年六十一而強壯獰惡者乎年爲六十
一而寬之以七十謀爲陷賢而貸之以喪心使之益肆其
罪曰譖橫逆之氣而兩朝儒臣終不免竊頂之噬則在殿
下待大臣之道亦恐其有所未盡也且監司辭狀結尾有
伏見本道儒生等通文則以臣爲逆情畢露於許而立使
於下之公論有所未達臣不勝驚惶震慄之至云云臣等
得聞此狀不勝駭惧之至以狀辭觀之則有若臣等敢言
于道主然豈有是理哉臣等竊聞其公論之未達而畢爲

祠及公六臣等固不敢舉此舉從者之較其曲直者之然嗚
呼而立所言出於病風而為不足數果若殿下之所念則
臣等亦人耳豈忍強請其罪啓吾君好殺之心而陷吾君
好生之德哉伏願殿下一以褒大賢之受誣一以懲元惡
之易種肆諸市朝以昭王法不勝幸甚

李昌錄逆變時本州儒生為先生伸冤疏 乙亥

伏以舉義討賊臣子大節秉時釋憾凶人常態秉此討賊
之時逞其釋憾之計者此實凶人之尤甚者也其心陰譎
尚忍言哉臣等不幸與大逆李昌祿同鄉臣等又不幸從
見人棒而立誣陷臣等不勝痛惜仰瀆嚴由伏願聖明垂

行探鞫焉嗚呼孤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逆出臣鄉
凡有血氣者孰不心駭骨痛沐浴請討至今興討逆願求
已具於臣等三十六人呈書之中業已聖明之所洞燭固
不待臣等之縷縷第而立所上之疏傳者以爲掘撰當初
黜鄉一事屢騰構誣云臣等未見其疏雖不知其中措語
之如何是不過乘一鄉不幸之機思報宿昔未逞之憾者
也請先陳昌祿黜鄉之由後及而立構誣之端盖昌祿兇
逆之文出於傳聞故必的知兇文中辭說然後討之則我
得辟直而義壯賊亦服罪而無辭以得見兇文於昌友處
詢問于鄉會諸人則皆曰可也於是告官黜鄉之一鄉紛紜

未及覺及從多一會百餘人定爲黨鄉究議詳加訪問之
得其狀即當告官討賊云云而同與著名之後齊往覺罰
毁撤覺黨而散矣越翌日臣宗遠器等傳聞宋周賓的知
覺文即告于官設策請捕而罪人斯得已明與刑則告官
前一日始爲黨鄉者正所以不忍一日之與共鄉并也寧
有一毫容護之念乎其間曲折可質神明而人之同歷乃
如是耶夫而立之狹憾於臣等者粤自庚戌之歲而含沙
竊影非一朝一夕矣臣等之鄉有前參判臣鄭逑乃一道
名儒而朝徵士其平生行己大節無愧古人而彼而立詩
陰險一種物也居同一邑不與相及事事生猜誣毁詬罵

無所不至一鄉之人憎其煽惑施以鄉罰則究匿之性益
肆獰惡更以不忍言之說又加於鄭逑于時遠近齊憤抗
疏時聞聖批温下兩各解釋而面立之誣害鄭逑益素譖
一刻忍于懷也今乃指斥鄭逑全恩之說以爲昌錄有所
見聞於此而微忠究文既以譖陷鄭逑又以蕪謗臣等臣
等之所以被誣者曾爲鄭逑辨誣時或參出文中或領於
事負或爲之疏頭故磨牙鼓吻思欲甘心於一網者也大
抵臣等討賊之舉昭然有可考者前七月初七日出文舉
義十二日大會鄉人十三日毁家黜鄉十五日檄家告官
十六日究賊既捕十九日呈書本官請問參看究詰其文

遂使兇賊就伏天誅一鄉快之隣邑聽之咸謂嚴霄臣民
啗肉之憤矣及自上有追告措捕有勞者查覆之命則當
初鄉會時欲爲告官者妄意恩賞之或及二三貪鄙之輩
遂生爭望之心乃曰我輩初欲告官者當爲第一云而其
一乃而立壻李榮春也臣等恥與此輩相較乃於查覆之
中許以首書曰鄉會時初欲告官抗議者某某此固不欲
與之爭而俾遂其欲也而立猶恐其壻之不得爲首功乃
敢譏詬黜鄉之人褒褐欲告之類一以爲自己釋憾之資
一以爲其壻希望之地其言之兇慘其心之巧險吁亦極矣
若以彼輩心事言之則初雖以告官爲言而終焉著名於兇

議黜鄕之文齊徒於毁撤兒墓之舉小無赤幟之建而後
爲貪功罔使陰嗾而立上此兒童至使討賊之人反蒙護
逆之名臣等竊痛焉而況而立此邑人也凡有逆變雖在
隣境義當請討之不暇彼而立之子孫見臣等討逆於一
境之內而終始不參視如秦越今爲其婿羅織誣詐脅諂
臣等於不測之地者爲昌祿報仇者然護逆之案渠自有
之而無所逃其罪矣臣等竊恐不罪此人則無辜而蒙冤
者有之無功而妄希者継起伏願聖上廓离明之照奮乾
剛之斷以正鬼蜮之罪以雪臣等之冤不勝幸甚

爽岡先生年譜卷之四 終